

# 讓一些人「害怕」，正是國安法的應有之義

## 觀香港

### 靖海侯

在警方有力執行下，國安法正在香港落地生根。隨著黑衣暴徒陸續被捕，黎智英被送進大牢，黃之鋒在還押期間再被起訴，這項法律逐漸顯露出威力，讓反中亂港分子從「違法達義」的春秋大夢中醒來。早前，警方又拘捕55名策劃組織實施所謂「初選」、涉嫌犯有顛覆國家政權罪的人員，更讓一些人哀鳴不已。沒有束之高閣、不是「無牙老虎」，香港國安法在實踐中彰顯着權威性、表現着威懾力，恰恰證明了立法的意義。

## 法律的生命力在於執行

「法律的生命力在於執行。」對香港國安法來說，及時出台是第一步，有效實

施是第二步，第二步走得好不好直接關係第一步做得對不對。或者說，如果香港國安法公布施行後，沒有相關執法行動和司法行動，既是客觀上否定了立法的必要性，也在實際上否定了立法的嚴肅性。制定出來的法律，就是要發揮懲戒作用，就是要以負約束實現正激勵，就是要讓一些人為違法行為付出代價。香港國安法的意義就在於此。若離開這一點，作為一項法律它一定是不合格的，作為一種治理它一定是失敗的，作為法治的一環它也一定是可有可無、毫無價值的。這，當然不是香港國安法想要的結果。

面對這部新法律，面對特區在維護國家安全上新的法律實踐，香港一些反對派似乎還沒想明白，還有心存幻想的。特別是在警方依據國安法開展系列執法行動，在搜捕參與所謂「初選」的人員後，他們

又以危言聳聽恐嚇市民，謊言所謂60萬參與「初選」的市民會作為「共犯」，同他們一樣「命運與共」。此伎倆，還是他們裹挾市民進來的老套路，毫無新鮮感。他們還說因香港國安法製造的「寒蟬效應」正在全港蔓延，在摧毀香港法治與自由的核心價值。在煽惑社會對抗國安法，在誤導、誘導社會反對香港撥亂反正上，他們怕是要「一條道走到黑」了。

在立法之初，有關方面就旗幟鮮明地指出，香港國安法意在「懲治極少數，保護大多數」，且在依法拘捕戴耀廷等55名策劃組織實施所謂「35+」和「攪炒十步曲」、實踐「癱瘓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目標的相關人員後，明確「堅決支持將有策略地組織或實施癱瘓政府的涉嫌違法人員，與一般受誤導參加所謂「初選」投票的民眾區分開來。」香港國安法不會

「溯及既往」是法律上的莊嚴承諾，不會牽扯一般民眾是執法上的一貫原則，看看這項法律公布實施後，被拘捕和控訴的那些人，有一個在反中亂港上消停過嗎，有一個是「普通民眾」嗎？！

## 國安法必須是「有牙老虎」

香港國安法必須是「有牙老虎」，沒有牙不足以震懾危害國家安全分子，沒有牙不足以貢獻香港撥亂反正，但這頭「老虎」要「咬」的只會是反中亂港分子。香港國安法，就是要讓他們其中頑固不化者付出沉重的代價，讓他們其中蠢蠢欲動者放棄幻想，讓他們其中心懷鬼胎者洗心革面。香港國安法，要的就是反中亂港者不自在從容、不囂張跋扈、不敢付諸行動並閉上嘴巴，這帶給他們和僅屬於他們的

「恐慌焦慮」，在他們這一群體中產生的「寒蟬效應」，可以有。

對香港一般市民來說，大可不必為這些反對派的言辭嚇住。香港國安法是一部嚴謹的法律，初心是為了實現香港的歲月靜好，目的是為了夯實香港的發展根基。它要做的是激濁揚清、懲惡揚善，它不會在撥亂反正的同時製造新的社會問題和社會危機，一般市民大可放心，暢享基本法保護的自由和權利。而在香港國安法下，必要調整後的香港反對派，如果聚力香港發展建設，一樣有空間和舞台。

讓一些人「害怕」，是香港國安法的應有之義；讓更多人安心，是香港國安法的內在之意。經歷「修例風波」後，一度備受煎熬的香港市民更應該痛定思痛，認清大勢，選擇不再被反中亂港分子綁上他們「危險的戰車」了。

# 立即禁止BNO免「雙重效忠」

## 新聞評析

### 方靖之

英國早前宣布放寬擁有英國國民（海外）護照（BNO）的港人入籍，BNO合資格申請人可申請BNO特別簽證入境英國，並可居留、工作及讀書五年後申請永居權，一年後可申請入籍。

BNO從來都是旅遊證件而非國籍證明，並不具備入籍英國的資格，當年英國政府推出BNO，也不過是敷衍港人。英國突然單方面宣布改變BNO的性質，將旅遊證件變成入籍憑證，正是因應香港國安法的出台而作出的政治行動，出發點是政治，是為了繼續在香港煽風點火，繼續在香港吸納「戀英分子」插手香港事務的一項長遠部署，這是一個別有用心之計劃，也衍生出嚴重的「雙重國籍」問題。中國並不承認國民具有「雙重國籍」，外國企圖在國籍問題上搞局，必將引來中央的反制，而這些以為得到外國「憐憫」的港人，最終恐怕只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香港目前有逾40萬人持有BNO，預期有關數字還會繼續上升，原因是在英國宣布可以BNO入籍後，不少過去沒有續期的港人相信也會紛紛續期。

然而，英國突然容許BNO入籍是因為「大發善心」嗎？當然不是，一方面英國是希望藉此在香港吸納優質的勞動力和資金，有關計劃設有門檻篩選，不是只要持有BNO就來者不拒，不要說大多數暴徒「手足」都沒有BNO，就是以他們要學歷無學歷、要技能無技能、要錢無錢，這些人根本不可能符合英國的入籍要求，BNO計劃要吸納的是精英、專業人士、有資產一族，而不是街頭鬥士、職業社運人士、黑衣暴徒，這本身就是一個「吸金」、「吸血」計劃。

## 英以BNO為餌吸「暗椿」

另一方面這也是一個政治計劃，以英國國籍為餌，吸引一些「戀英」、「媚外」者申請，加以整合篩選，這些人未必最終都會移民英國，不少會繼續留在香港，這些以BNO入籍英國的港人，自然會成為英國在港的「暗椿」。這樣一個BNO計劃，不但可以為弱不禁風的英國經濟注入活水，更可以吸納大批心懷英國的港人，成為之後干預港事的棋子，打的是一石二鳥。

對於這樣一個別有用心之BNO計劃，香港當然不能聽之任之。首先，這是英國單方面改變了BNO計劃，這樣香港自然也要因應新的情況作出應對。香港本身並不承認「雙重國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已經納入到基本法附件三，成為香港的法律，當中明確指出：「中華人

民共和國不承認中國公民具有雙重國籍」。但同時，考慮到香港的特殊情況，中央也作出了彈性處理。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的幾個問題的解釋》，當中提到「所有香港中國同胞，不論其是否持有『英國屬土公民護照』或者『英國國民（海外）護照』，都是中國公民。自1997年7月1日起，上述中國公民可繼續使用英國政府簽發的有效旅行證件去其他國家或地區旅行……」對於香港居民的國籍問題作出了較寬鬆的處理。

## 效忠英國還想要港人福利？

但現在英國因為政治原因而改變了BNO的屬性，意味着將來可能有數十萬港人以BNO入籍英國，過去「雙重國籍」的人數並不多，但如果變成數十萬計，這樣問題便會變得複雜。就以社會福利為例，如果這些人已經入籍英國，為何仍然可以香港永久居民身份享受各種福利？香港資源有限，過去對於領取者都有嚴格的限制，任由「雙重國籍」者享受兩邊福利，在全世界都不會容許。再如政治權利包括參選及投票，既然有關人士已經入籍並宣誓效忠英國，《馬太福音》說過：「一人不能事奉兩主」，宣誓效忠英國的人，又怎可能會效忠香港特區？就如英國制裁香港，這些人究竟會站在香港這邊或是英國那邊？而且，這些人是否還符合出任公職，包括參選、擔任公務員的資格？都值得深入研究。

過去香港對於「雙重國籍」問題往往採取隻眼開隻眼閉的態度，只要他們不正式宣布，特區政府一律當作中國國籍居民看待，可以與香港永久居民一樣享受各種服務和資源，行使政治權利。

但現在英國操弄BNO計劃，隨時出現幾十萬「雙重國籍」人士，這些人一邊享受香港的福利和政治權利，一邊又隨時準備離開香港，這樣對於「雙重國籍」問題更不能視而不見，必須及早處理。

針對英國的不安好心，應立即禁止BNO作為旅遊證件以作反制。對於通過BNO入籍英國者，更應研究立即取消其香港永久居民身份，並取消其相關的權利和福利，包括醫療、社福、房屋，其參選及投票資格，也應因為入籍英國而取消。始終，既然這些人已經選擇移民入籍他國，效忠對象已經轉移，自然不應再享有這些福利和權利，這樣的做法才是真正的國際標準，有關方面應及早研究及公布，讓有意移民的港人知所進退。

資深評論員

# 不容偷換概念 「初選」就是顛覆奪權

## 焦點評論



吳志斌

警方國安處1月6日展開雷霆行動，一舉拘捕53名攪炒派。他們涉嫌策劃組織及參與去年7月的非法「初選」，干犯香港國安法第22條「顛覆國家政權罪」。這是香港國安法實施以來，對攪炒派最強的一擊，顯示特區政府維護國家安全、粉碎企圖顛覆國家政權、企圖奪取特區管治權行為的意志和決心，得到社會各界的擁護和支持。

戴耀廷等人被捕後，攪炒派隨即製造輿論，指稱拘捕行動是政府「秋後算賬」、「政治打壓」；是對基本法賦予立法會審核財政預算案或其他重要議案權力的遏制云云。這種論調，完全是偷換概念、混淆是非、曲解基本法，目的是為了誤導公眾。

國安法於去年6月30日公布實施後，攪炒派不顧特區政府的警告，視國安法為虛設，於7月11日、12日舉行非法「初選」，這實際上並非一次單純的「初選」活動。筆者在去年曾撰文指出，非法「初選」是「一場有組織、有預謀、有綱領、以癱瘓立法會為目標的操控奪權行動。」其目的在於無差別否定任何政府的預算案或議案，威逼行政長官辭職，干擾阻擾特區機關依法履職的能力，以奪取香港管治權，最終依照戴耀廷「真攪炒十步」的劇本，街頭動亂會變得愈來愈激烈，令全港陷於混亂，達致促使西方國家全面制裁中國等目的。因此，這種圖謀根本不屬於受基本法保障的正當行使立法會職權行為，而是十足的顛覆國家政權、違反國安法的罪行。

香港國安法第22條「顛覆國家政權罪」規定，任何人組織、策劃、實施或者參與實施以下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者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行為之一的，即屬犯罪，當中包括嚴重干擾、阻撓、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權機關或者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權機關依法履行職能。對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處無期徒刑或

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節嚴重的，可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由此可見，警方在經過數月嚴謹調查後採取拘捕行動，完全合法合理，無可非議，是香港維護國家安全、保障香港繁榮穩定的必要之舉。

在警方嚴正執法的同时，攪炒派還繼續透過不同方式恐嚇市民，宣稱「所有曾經在『初選』中投票的市民都可以被控告」云云，企圖讓部分市民陷入恐慌。特區政府指出，警方所採取的行動針對的是極少數涉嫌組織、策劃、實施或參與實施顛覆政權的活躍分子，而非一般參與所謂「初選」投票的市民，不會對參與投票的人作出刑事調查，因為投票人可能不清楚犯案團夥的真實目的。

不排除有些人上街示威，他們的初衷或許是好的，例如希望香港有一個更好的明天。但要如何改變香港，如何為香港謀未來，很多人往往用錯了力、走歪了路。更何況，攪炒派根本就是要破壞「一國兩制」。民為立國之本，社稷亦為民而立。當前香港人心隔閡、社會撕裂，若特區政府可以引導市民走向團結，為香港再出發多添幾分民意支持，做得到，固然是件好事。

國安法實施之後，雖然黑暴逐漸平息，但仍暗潮不斷，內外的動亂因素仍伺機反彈。此次警方雷厲行動，是對危害國家安全的勢力團夥之震懾，更是香港七百五十萬市民民心所向。戴耀廷、朱凱迪等鼠輩，全然不顧香港的死活，惡意挑釁中央和特區政府，將自己的政治利益置於香港的利益之上。即便沒有國安法的出台，戴耀廷所策動的非法「初選」，也必須得到相關法律的審判和司法的懲罰，以維護香港政治制度及社會運作的公平和公正。故此，這一次五十多名攪炒派被警方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名拘捕，是扭轉政治風氣，重塑香港秩序的正義之舉。

安徽省政協港澳台僑和外事委員會副主任、香港安徽聯誼總會常務副會長

# 「黃馮律師行事件」反映出的結構性弊病

## 議論風生

### 余非

最近不斷有人炮轟香港涉及政治層面那類官司的審判情況，我個人認為，那方面的事已十分熱鬧，而且矛盾已進入要解決的議程之內，反之，卻長期忽略了民生方面的各種漏洞和毛病。最近黃馮律師行被香港律師會接管的事件，反映香港非政治化、民生方面也存在結構性弊病。在法律方面，香港的打工仔、小市民，尤其是生活踏實的那群人，究竟是否得到了足夠的法律保障？黃馮律師行事件，也許是個很好的案例。

黃馮律師行是全港二手樓買賣市佔率排第一的律師行，有不只一名苦主在上月23日已完成了所有成交文件，翌日付款入賬卻「彈票」，到這時才知道律師行出事。香港律師會於24日宣布接管該律師行和凍結資金，之後是25日聖誕節公眾假期，而26日是星期六、27日是星期日。按苦主的說法，他們於26日星

期六當天已經不斷打電話查問情況，接聽者都說不清楚狀況。至28日星期一，正式的工作天，有部分苦主親身去香港律師會和律師行追問情況，當日律師行門外排起人龍；之後就說每天發20個籌去處理個案。

至12月31日，律師會有公開回應了，表示去信銀行和政府相關部門，呼籲他們盡力協助黃馮律師行的前客戶；並且列出100間可以承接個案的律師行。但之後數天不是星期六就是公眾假期，要到1月4日才是工作日。律師會在一個如此多公眾假期的年底採取行動，相信有他們的考慮。但客觀事實是，受無妄之災的那群人，最初那十一天定必如坐針氈：一層樓、第一筆錢，甚至以百萬計的金錢沒有了。大概，當中的折磨，不是你我作為旁觀者可以感受到的吧。

找到新律師行的苦主，還要無端額外多付一筆律師費；而有不少人甚至找不到新律師行接手。有苦主估計，不少

個案涉及成交期的定義問題，即是會有爭議，處理起來比較麻煩；而向黃馮律師行取回文件的過程可能很漫長。因此，那100家律師行，不是全都真正願意接收黃馮律師行的手尾。

此次受影響的樓宇買賣個案大約有1200宗，站出來討回公道的苦主有79人，已經有涉及1億2千多萬資金被凍結；而還有上千人未加入群組，總數一定不止是現時這個數目。這79位站出來的苦主，大部分屬於買樓自住的小市民，有人為結婚，而不少人都是生了BB，有改善居住環境的必要。他們循規蹈矩做人，但香港的法律卻保障不了小市民，擺在他們面前的，是努力儲錢，或借夠錢買樓、付首期，都要遇上被殺訂、輸大訂和印花稅那筆錢這等命運。

這件事還有兩個疑問：

第一疑問是，據報，律師會在2009至2019年十年內，曾22次介入律師行業務，對上一次是2016年接管何伯華律師

行。那次有人花了幾年時間才取回相關文件，而被凍結的資金，到現在仍未完全成功取回。既然十年內二十二次接管，現在是第廿三次，何以好像仍然沒有固定程序？

## 需一次大動作的結構調整

第二點疑問是，黃馮律師行一名前文員涉挪用該行客戶款項，香港律師會按《法律執業者條例》第159章接管黃馮律師行的業務。可是，對被無辜牽涉其中的過千名苦主，又有沒有責呢？舉例，既然是前文員，可不可以不凍結解僱文員後的入賬款項呢？受影響者涉及一層樓，少則幾十萬，一般也300至900萬，對平常小市民而言已是不小的一筆錢。

站出來的約80位苦主都是有工做、有交稅的小市民，買樓不是投資，不少個案甚至是生了小朋友，必須改善居住環境所以買樓。黃馮律師行此次被接

管，會不會反映，香港涉及民生的法律結構，長期以來也沒有好好保障小市民？因為此次律師會接管的是買賣樓宇排名第一的律師行，於是小市民苦主數量多，問題才浮現及引起關注。

請注意，我強調是民生方面的法律結構！生活在香港，法律層面也好，其他層面也好，它們存在的深層次矛盾，都被天天講政治的「泛政治化」消耗掉關注度。黃馮律師行的接管事件，是否反映，香港的社會民生，其實未如想像中公平合理？其次，是否反映，香港民生事務的利益分配，以及權力結構，需要來一次大動作而漫長的調整？

這種涉及民生的改革，必須在安靜的環境下進行。香港，會不會是時候不應再天天圍着政治議題做焦點了？希望為改善家人生活而置業的苦主，都可以盡快解決問題。

註：原文刊於《獅子山下》公眾號，題目為編者所加，有刪節